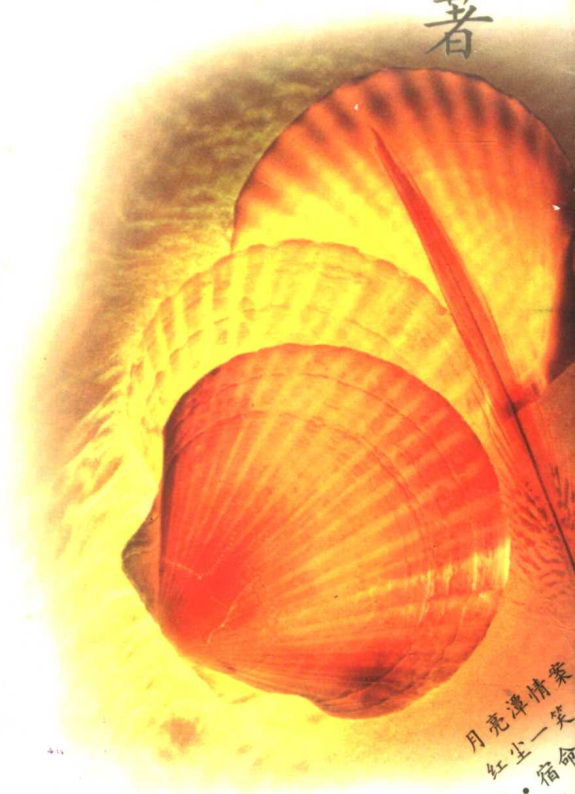


当代作家自选书斋

陈国凯 著

相见时难

华夏出版社



月亮湾情案
红尘一笑
原罪·宿命
姊妹们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相见时难
忧伤的五月
飞进芦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见时难/陈国凯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2

(作家自选精品书斋)

ISBN 7-5080-1111-2

I. 相…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7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8.875 印张 467 千字 3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陈国凯

作者小传

陈国凯，广东五华人。曾在广州一家工厂工作多年，后转入广东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新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陈国凯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第一篇~~一~~篇小说，笔耕有年。创作了《部长下棋》、《我应该怎么办》、《代价》、《好人阿通》、《荒唐世事》、《都市的黄昏》、《文坛志异》等一批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代》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等。有些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序

徐军先生约我编个集子。稍得余闲，检点旧作，着手编将起来。大体是新时期写的中短篇什。又大体是一些平凡之作或游戏之作。既没有黄钟大吕之声足以令人震聩发聩，也没有鹤唳长空的清微之音令人意逸神飞，大体是一些平常可见的闲花野草萝卜青菜之类的货色，无任何高明之处。

古人常说：“文章千古事。”我对此说一直存疑。这话对圣贤来说则可，对我这平凡之辈则不可。小说大概也算是文章的一种吧。以小说论，自明清以降，能真正留传下来益人心智的东西不算太多。留下的文字垃圾倒不少。这些年，由于看得见说不清的原因，出现的文字垃圾就更多了。我编的这本集子是否也属于浩浩荡荡的文字垃圾行列？难说。它的速朽性则是可以预见的。也许我的孙子将来发现有这本书，会以很奇怪的心情对人说：“我爷爷怎么这样蠢，写这些弱智的东西？”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孙子出世不久，眼睛老瞧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发掘一些古怪的东西出来。就有了这些合乎情理的联想。孙子还没有到嘲笑他爷爷的年纪，不过，孙子嘲笑爷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很正常，一代人总比一代人高明，要不社会就不会进步了。被孙子们嘲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事。上了年纪的人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应该心醇而气和。我还觉得，一个大脑健全的人应该学会嘲笑自己。在生活中，值得自我嘲笑的东西还少么？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可笑。文坛

上有些貌似神圣其实可笑的东西也着实不少。每当我看到同行中有人作天才状哲人状高深状高贵状不可一世状的脸孔，我总想笑。

以平常心写平常事，编平常书，所写所编皆属平常之作游戏之作，供读者一笑。如果读者诸君读了这本书不会大呼上当，觉得这些东西还不算是从皮带下面寻找灵感弄出来的一堆文字垃圾，则幸莫大焉。

写下几句闲话，权以为序。

陈国凯

目 录

小小说六篇——	(1)
眼镜	(20)
无题小说	(33)
掌门人	(44)
处方	(55)
三姨父	(60)
成名之后	(69)
离情	(81)
平常的一天	(91)
秀南峰轶事.....	(189)
两情若是久长时.....	(230)
难得糊涂.....	(291)
牙齿.....	(306)
赴宴.....	(311)
下里巴人.....	(322)

明星哭了.....	(413)
奇才.....	(418)
啼笑皆非.....	(434)
牛吃草.....	(440)
今晚有盛大演出.....	(446)
谁来当科长.....	(459)
我当了财务部长.....	(468)
儒士衣冠.....	(483)
吆喝.....	(493)
软卧车厢.....	(502)
看病.....	(514)
相见时难.....	(526)
周末.....	(541)
都市闲情.....	(552)
眼睛.....	(564)
当官.....	(578)

小小说六篇

雾

清晨，大雾。

公园里的翠林修竹茵草新花在浓雾中若隐若现，湖上像堆满了棉絮。雾，好大的雾！

对于恋爱中的情人来说，这不是雾，是晶莹温暖的初雪，是缭绕情肠的万缕情丝。

剪不断，理还乱……

男的和女的并肩漫步，他们都很年轻。男的英俊，女的美丽——许多小说都是这样写的。

女的挺活泼，一边走一边用手拨着空气中的浓雾，欢快地笑着，笑声飞进雾里，雾在笑声中快乐地颤动……

男的张开口，一团雾迅速地向他嘴唇靠拢，又随着他说话的气流喷出来：

“小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哪来这么多好消息？”咯咯的笑声。

“不是跟你开玩笑！”男的很不满意这轻飘飘的笑声，她不应该这样笑。他压低的声音里带着威严，缓缓地说：“我被提升为车间副主任了！”

“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昨天正式宣布的。”

笑声没有了，沉默。

“以后我怎么称呼你呢？叫你张主任还是叫阿才？”又响起轻轻的笑声。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你当然可以叫阿才，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还是跟大伙那样叫比较好。”

“叫张主任？”

“嗯。”

沉默。

“今后，你在车间里要注意影响，不要整天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的。小组会上不要乱放炮。听到了吗？昨天，你叫电工班的小刘修焊机，用拳头擂人家的脊背，跟小伙子打打闹闹的，这像什么？得注意影响……”

沉默。笑声消失了。浓重的雾像一张网笼罩着她。好大的雾啊！

1983 年

雨

大雨。

公园照常开门，但逛公园的人很少了。

售票亭里坐着一老一少，面前摆着一叠门票，老太太望着密密麻麻的雨丝出神，大姑娘在看《简·爱》。

大自然哗里哗啦在叫嚷，像哭，又像笑。

老太太打了个呵欠，还没收拢嘴巴，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共披一件雨衣、打一把雨伞朝公园走来，老太太的嘴巴很久地成了O字。

买票。

老太太撕下两张门票给他们，用风纪纠察般的眼光把他们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番。

他们的笑容和眼神明显地写着——世界是他们的。人民公园是他们的。这喧嚣的大自然是他们的。

一把尼龙伞下，他们靠得那么紧，像两支粘在一起的牛奶冰棍。

笑声——青春的笑声——混入了雨水欢乐的喧哗声中，和谐悦耳。雨水冲刷着他们塑料凉鞋上的淡淡的油垢——是机床上溅落的油渍还是汽车底沾上的油呢？

年轻人青春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引起老太太愤世疾俗的情绪。她望着他们在雨中隐没的身影，愤然地说：“疯子！下这么大的雨还逛公园，疯子！”

看书的姑娘抬起头，善意地一笑：“如果他们是疯子，那么，我们在这里开门迎客不也是疯子么？”

老太太语塞了。望着密密麻麻的雨丝出神，半晌，才喃喃地说：“我年轻时，看见男人都脸红，哪像现在的青年这么不要脸的……”

姑娘又扬起头，笑道：“大婶，你那时是童养媳。你不要用童养媳的眼光来看现在的青年了。”她望着笼罩在雨幕中的公园的远山近水，若有所思地吁了口气，自言自语：“这一场雨，把公园淋洗得更美了！”

老太太望着雨丝，依旧喃喃自语：“这些不要脸的……”

1983 年

一只汽油桶

牛皮筋厂基建科马科长和市建筑公司施工大队卢队长互签合同之后，彼此又拍肩膀又握手，那亲热的劲头和气氛，标志着关系的融洽和合作的满意。临别，马科长笑容可掬地再一次拍着卢队长的肩膀说：

“老卢，我们甲方已经把工地腾出来，也平整好了，给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就等你们乙方进场施工了。啊，现在牛皮筋市场紧缺，急需扩大再生产，这厂房可是刻不容缓哟！”

“放心，放心！好说，好说！大伙同心合力搞‘四化’嘛，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不用你们甲方着急，我们乙方一定按合同办事，一言为定，哈哈……”

三天之后，工地上仍然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影儿，哪来的什么施工队？马科长急了，给卢队长打去电话：

“喂，老卢吗？怎么回事？三天了，你们怎么还按兵不动？大丈夫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

“老马啊，别什么大丈夫小丈夫的，我们施工大队不进场可是按合同办事的。”

“什么？什么？”

“老兄别急嘛！关于这一点，我们公司昨天已经给你们寄去一封公函，还没收到吧？……你一看就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说吗？”

“老伙计，办公事得认真，不能打个电话就算数，口说无凭嘛，我又不能用录音机把你的话录下来，公事公函公章，老兄是办公事的老手，不比我内行？好，再见！”对方把电话挂上了。

下午，马科长果然收到一封信，忙拆开一看：

牛皮筋厂基建科负责同志：

兹因贵厂工地上尚留有汽油桶一只，未履行合同上“将工地平整清理好”的诺言，因此敝公司施工队无法进场施工，对此，敝公司深感遗憾。今特郑重声明：敝公司施工队不能如期进场施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概由甲方负责。专此函照。谨致敬礼。

市建筑公司施工大队（公章）

×年×月×日

马科长一看之下，气得跳了起来，忙叫：

“小杨，你赶快到工地去调查一下，弄清这只汽油桶是谁的。”

小杨整整调查了两天，走访了仓库主任、管理员和厂里有关老职工，查清这只汽油桶压根儿就不是厂里的，而是10年前盖老厂房时施工队的废弃物。当时的施工队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施工队，不过领导、人员大部分都换了。小杨当晚就写了五页报告和十页附件材料。马科长拍着这份材料十分得意地说：

“好哇！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看你卢某人这会儿说什么！”于是，忙伏案急草回函一封：

市建筑公司施工大队负责同志：

来函敬悉。关于工地西北角汽油桶一事，经我方反复查证核实，该旧汽油桶非敝厂所弃，实乃贵公司施工队修建老工房时遗留之物。如需敝厂代为处理，经有关部门估价核定，须付搬运费贰拾玖元捌角柒分。此系我厂内部价格，如请搬运公司代运，则需叁拾伍元伍角伍分。如何处置，请酌情考虑答复。

汽油桶既系贵公司之物，何来理由指责敝厂不履行合同？对此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行径，敝厂除深表遗憾外，特严正要求贵公司赔偿由于拖延工期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专此奉复。

谨致

敬礼！

附调查报告五页和有关附件材料十页。

牛皮筋厂基建科(公章)

×年×月×日

信件寄出三天后，马科长给卢队长挂了电话：

“喂，老卢，我是老马，我们的函件收到了吧？”

“啊！啊！收到了，收到了！老兄很有文采呀！喂，伙计，别来贵体无恙吧？好！好！牙疼怎么样了？好了？好！好！肠胃呢？不错？哈，好！好！你们的函件我们正在研究呢，放心吧，三天，三天后答复你。”

三天后，果然收到对方的公函：

牛皮筋厂基建科负责同志：

函悉，调查材料亦已认真研读。据敝公司详细调查，汽油桶亦非我方之物。确证之一，汽油桶上无敝公司之任何标记。

既无标记，何言责我。堂堂一厂基建科，竟如此信口雌黄，出此奇想，实难以令人置信，此与当前所倡精神文明，相距何止千万里！

汽油桶既与敝公司无关，搬运费之说，则成无稽之谈。建设“四化”，实应互助互利，借机敲诈勒索，有损于社会公德，也决非办企业之正途。因贵厂未履行合同，迄今造成窝工已十余天，贵厂须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特此函照。

恭致

敬礼！

市建筑公司施工大队（公章）

×年×月×日

马科长一面读信一面生气，正待发作，忽然一只大手按在他的肩上。马科长抬头一看，不由得一惊，原来是市政局局长来了。他赶忙站起身：

“局长！您怎么来了？……”

“听说你们在和建筑公司扯皮？”

“是的，是的！”马科长忙一五一十地向局长汇报了全部情况和经过。

“啊！是这样！——你带我去看看。”局长说。

马科长带领全科人马陪同局长，浩浩荡荡地来到工地。一只黑不溜秋的空汽油桶躲在平整好的工地边角上。

局长问：

“就是这只破汽油桶吗？”

“就是，就是！”马科长连忙回答。

局长用脚一蹬，汽油桶骨碌骨碌滚出工地，跌落在那边的水沟里。

“这不就得了吗！一群废物！……”

1983 年

根 叔

他叫阿根。45 岁，小小的眼睛。干活的时候，人们也以为他闭着眼睛打瞌睡。因为眼睛太小，又常常眯着眼看千分卡。

他住家离工厂很远。每天踩两个钟头的自行车到工厂。一部老掉牙的车子，除了三角架、车把手，其余都换过。从旧货商店买的破烂货，一件件换上去，一件件拆下来，单车内胎补了十二个洞。除了车铃不响，其它的零件都响。

一听吱吱嘎嘎的自行车声，人们就知道根叔来上班了。

“根叔，买部新车吧！”

“等我的儿子当上百货公司的经理再说吧。”他露出一口黄牙笑笑。牙是被劣质香烟熏黄的。香烟涨价，丁级变成乙级，劣质烟包上亮灿灿的锡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根叔，你家离厂那么远，何必天天回去！在集体宿舍占个铺，一星期回一次家，见见黄脸大嫂，还不够吗？”

“细佬，将来你成了家，就知道了。你现在光棍一条，知道个屁！”根叔又露出一口黄牙笑笑。

上班铃响过。半个钟头的班前会。工长分配任务，布置工作，传达车间指示。

不论开什么会，根叔一律在角落里。一顶工作帽盖着额头，遮住小眼睛。尖下巴缩在工作服的领口里，像一只煮熟了的虾靠墙弯腰坐着。早起晚归，睡眠不足。这 30 分钟或 45 分钟是他“法定”的睡眠时间。

“散会!”工长一声喊。像士兵听到开拔的哨声,根叔睁开了眼睛,正正工作帽,站起身来,揉揉眼睛,问身边的工友:“今天我们干什么?”

“修冷凝管。”

“什么地方坏了?”

“里面蛇形管。”

“不是上个月才修过了?”

“那是什么材料的管子? 根叔,你是老工人,又不是不知道。”

“倒也是! 烂锅越补越烂嘛。”

“管财务那些人不知是活人还是死人。修补过多少次了! 光修理费就够买三套冷凝管了! 花多少修理费用都行,买一套新的就不行,这是什么制度? 呸!”

“细佬,工人管做工,老婆管老公。发那么多牢骚干啥? 走啦!” 根叔收拾工具招呼同伴上工地。

“咱们这群钳工变成补锅佬罗!”有人说了一句。

“补锅罗!”有位同伴边笑边喊,“根叔补锅罗!”

“你娘的,别高呼大叫好不好?”根叔火了,小眼睛睁大了。

根叔补过锅,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 吃饭的事最大。钳工阿根饿得不好受,星期天,跟他的弟弟挑着补锅工具,穿街过巷给人补铁锅。他做什么像什么,补锅不收钱,要粮票,给一些瓜菜、番薯、木薯也行。补锅补充了肚皮。补了几次锅,背了黑锅。这事情一直成为根叔历史上的污点和笑柄。“四清”时,“清”过他搞“自发”的“经济帐”。“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专案组清查过。他为此写了若干页的交代材料,在车间大会上作过如何“变修变质”上街补锅的检查。后来还被弄到较大的场合当过活典型。

根叔因此有个绰号——“补锅佬”,被人当作笑柄。